

# 精神生命的遺產

## ——希帽長篇小說《風塵芻狗》讀後感

希帽老師和我同年生，如今都活到了耄耋之年。希帽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說《風塵芻狗》，我是她簽名贈書的幸運者之一，也是她書稿的首批讀者之一。我在閱讀她書稿的時候就對小說的內容倍感親切，因為書中的許多故事和我家的故事非常類似，比如父輩在抗戰之前的發奮讀書和進取向上；比如抗戰時期的學子西遷和顛沛流離；比如母親拖兒帶女的艱難和頑強；更比如父親對抗戰和國家的無私貢獻和紅禍到來後所遭遇的非人折磨和悲慘離世……所有這些，將我和作者的血脈和心跳連接在一起。

小說上卷的主人公余多駿本是在抗戰後勤戰線奮力拼搏的好男兒，卻在紅色政權下被連番折磨，年紀輕輕就在不堪的屈辱和饑餓中飲恨長辭。在那血腥的專制下，餘多駿所代表的善良知識份子就如芻狗一般，先是被做成權利的祭物，再從假惺惺的祭壇上拿下來棄如敝履。

小說題目中這個“芻狗”一詞用得精妙入神。小說下卷中的主人公余若水算是人民的一員。在所謂的新社會裡，“人民”其實就是“芻狗”的帶名詞。紅色政權表面上把人民奉為服務的物件，可實際上卻把人民分為三五九等，更分為黑五類和紅五類，後者是對前者的專政勢力。然而無論是被操縱的專政者還是被奴役的被專政者，都是當權者的玩物，他們既是權利的祭物，也是完成利用後的棄物。余若水及其“小棉襖”女兒所代表的兩代人就是在人生舞臺被上上下下折騰，一邊利用一邊丟棄的芻狗。

在小說的最後，這兩代人似乎迎來了人生的春天，但作者嘎然而止地留下了伏筆：過來人都明白，當新的芻狗被放上祭台，用過的芻狗仍然逃不掉被丟棄的宿命。

小說都有三個要素，即人物、情節和環境。這些要素都是靠文字的敘述和描寫來展

開。敘述就是講故事，而描寫則是給故事造血和長肉，使故事感動人心和深入記憶。

20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羅馬尼亞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頒獎詞稱其作品“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被剝奪者的苦難”。由此可見，描寫是展現苦難的重要寫作手法。從這個認識角度來感受希帽的小說，我覺得小說在情節勾畫、環境敘述和人物描寫這三方面都是基本成功的。至於不足之處，我的感受有兩點，一是典型性還不夠突出；二是和敘述相比，描寫顯得不足。關於典型性，作者本可以進一步突破家庭和個人的經歷，把一些更加血腥的人間悲劇整合到故事而來，畢竟我們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見到過的太多了。關於描寫，我感覺在人物遭遇的細節刻畫和心理活動方面都還有加強描寫提升感染力的空間。再就是小說寫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中期為止，而沒有涉及到

過去47年以來的社會變遷和人物命運，這在我心中也留下那麼一點遺憾。

人有兩種生命，一種是肉體生命；另一種是精神生命。生命的遺產也相應地有兩種，肉體生命的遺產不是一副屍骨就是一把灰，基本不再會被人看見；而精神生命的遺產卻可以豐富多樣，它們不但可以被人們看見，而且可以被人們長期回憶和從中受益。希帽的長篇小說《風塵芻狗》就是一種將會長期留世和給人們提供精神營養的思想財富。這種財富在作者有生之年就開始投資給千萬讀者，在作者百年之後也還將繼續為人們的精神建設作長期投資。這種投資的回報將直接回饋於讀者和他們的後代，使他們牢記祖輩的教訓，永不放棄爭取自由的思想言論，永不放棄爭取民主的生活與社會環境。

行邁



何与懷博士《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新書發佈會海報



## 塵霜歷盡綻芳華

在2026年悉尼詩詞協會文化論壇上，八十多歲的徐希帽女士登臺授課，聲音裡藏著歲月的厚重，眉眼間載著歷經風霜的從容。她侃侃而談，將自己人生的坎坷與輝煌，緩緩鋪展在眾人面前，每一段過往都叩擊人心，讓人久久難以釋懷。時日愈久，徐女士講座上的音容笑貌，反倒愈發清晰地縈繞在腦海，那份被她生命力量觸動的情懷，終究讓我無法沉默，這般滾燙的人生，這般不屈的風骨，理應被細細訴說，被深深銘記。

聽完講座，我心緒如潮，久久不能平息，當時隨口吟出幾句：“出身‘五類’有何妨，拼搏終成美鳳凰。跨界各行精彩現，人生逆旅亦輝煌。”詩句粗淺，卻是我彼時最真切的感慨，可反復咀嚼，總覺得未能窮盡徐女士人生裡那份抗爭的力量、堅韌的光芒，意猶未盡，唯有再提筆，細數這份穿越逆境的生命傳奇。

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一生都在與命運的不公對抗。年輕時，因家庭出身被打上“黑五類”的烙印，歧視如影隨形，連求學這最樸素的願望，都被無情剝奪。她曾飽嘗底層的艱辛，為了湊齊每學期三塊五毛錢的學費，要攢上半年，還要在課餘掃院子、刷廁所、拉小車、糊紙盒，那些旁人不願觸碰的苦活累活，她都一一扛下；三年自然災害的饑饉、時代浪潮的裹挾，更是一次次將她推向絕境，連考高中、考大學的資格，都被生生剝奪，最終只能踏入地質學校，奔赴深山探礦，前路茫茫，滿是未知與艱辛。

可命運的枷鎖，從未困住一顆渴望向上、敢於抗爭的心。徐女士未曾向苦難低頭，未曾向命運妥協，憑藉著骨子裡的韌勁與天生的聰慧，在絕境中尋生機，在困頓中求成長，硬生生將一段佈滿荊棘的人生，走出了繁花似錦的模樣。她橫跨表演、導演、作家、畫家多個領域，榮譽遐邇，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家。這份輝煌，從來不是上天的饋贈，而是她以抗爭為刃，以堅守為盾，在逆境中一寸一寸打拚而來，是她與命運博弈的最好勳章。

這份感慨，更源於我對身邊人的對照。我的老伴，有著與徐女士相似的早年境遇，同樣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下放，同樣連踏入高中校園的機會都沒有，只能在生產隊接受監督改造，終日與最苦最累的農活相伴，最終一生平庸，潦草落幕。我常常思忖，二人境遇相似，結局卻截然不同，除卻天生資質的差異，最核心的，莫過於徐女士身上那份“敢於與命運抗爭”的精氣神。大多數人面對逆境，往往選擇順從、妥協，任由命運擺佈，最終被苦難磨平棱角，淪為平庸；而徐女士，卻始終帶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哪怕前路漆黑、步履維艱，也始終堅守信念，奮力抗爭，在絕境中尋找出路，在挫折中積蓄力量，最終掙脫了命運的桎梏，活成了自己的光彩。

徐女士在講座中，用“亂燉”二字形容自己的人生，諷刺中藏著無盡的人生智慧。她說，所謂“亂燉”，便是生活不允許你選擇坦途

時，只能隨命運流轉，幹各式各樣的事，卻在這繁雜與瑣碎中，將“雜碎”熬成“精粹”，將苦難釀成芬芳。就像東北人餐桌上的亂燉，看似食材雜亂，歷經慢火熬煮，卻能融合出最醇厚的滋味；她的人生，亦是如此，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推著走過無數坎坷，卻從未放棄向上的力量。

她曾意外步入文藝隊伍，在大中專文藝匯演中嶄露頭角，從此與話劇結緣。彼時的她，雖未接受過系統的文學薰陶，卻如饑似渴地汲取著中外名著的養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羅密歐與茱麗葉》，易蔔生的《欽差大臣》，還有湯顯祖、曹禺、老舍的經典劇碼，都成為她精神世界的食糧。她鑽進去，沉下心，在舞臺上演繹著他人的悲歡，也在角色中積蓄著自己的力量。可命運的考驗從未停止，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襲來，她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批鬥、被趕下舞臺，不到二十歲的年紀，便獨自承受著無盡的壓力，被大字報的流言蜚語包裹，被群眾專政的目光緊盯，那份殘酷，常人難以想像。

可她從未被打垮。即便下放、插隊，即便被迫從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即便連演繹熱愛的話劇都成為奢望，她也始終沒有放棄抗爭，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她曾給工宣隊隊長輔導表演，用自己心底的赤誠與過往的經歷，傳遞角色的溫度；她曾成為保育員、成為教師，在平凡的崗位上，依然堅守初心，努力提升自己。她深知，教師要“有一桶水，才能給學生一杯水”，於是在思想解放的年代，脫產攻讀研究生，將過往的零散積累，沉澱為系統的學識；她

曾投身劇本創作，寫下趙尚志的傳奇，寫下教育的困境，寫下泡沫經濟的反思，即便作品屢屢因題材敏感被駁回，即便遭遇不公與欺騙，即便面臨資金匱乏的困境，她也從未停下筆鋒，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創作初心，訴說著人間的悲歡與時代的印記。

當劇本創作屢屢受挫，當心中的熱愛難以施展，徐女士並未沉淪，而是轉身走向繪畫，在水墨丹青中尋找另一種生命的寄託。她因拍攝畫家專題片結識諸多畫友，便從評論者變為創作者，循著中國繪畫“因循自然、隨心寫意”的精髓，在線條與墨韻間，安放自己的靈魂，舒展自己的情懷。十幾年間，她徜徉在花葉彩墨之中，不追流派，不攀名師，只循著自己的本心，將人生的閱歷與感悟，都融入畫作之中，最終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書畫精神家園，活成了從容而自由的模樣。

八十歲高齡，她又提筆寫下《風塵芻狗》，回望自己近一個世紀的人生，直面家族的磨難與時代的荒誕，不循章法，率性而為，將心中未說盡的話、未講完的故事，一一訴諸筆墨。她說，忘卻比死亡更可怕，即使已走到人生邊上，即便遠離了

當下的文學潮流，也要拼一把，將那些不該忘卻的紀念，那些藏在歲月裡的堅守與抗爭，都留在紙上。這份勇氣，這份執著，正是她一生抗爭精神的最好寫照。

徐女士說：“人生的路很短，這條路走不通，可以走那條路，一條路把它做好了，照樣能夠有所收穫，活下來，而且活得很精彩。”這句話，道盡了她一生的處世哲學，也道出了抗爭精神的真諦：抗爭，從來不是盲目地硬碰硬，而是在逆境中保持清醒，在絕境中尋找轉機，不被眼前的困境困住，不被既定的命運束縛，既敢於向外求索，也善於向內審視，認清自己，主宰自己，在每一次挫折中成長，在每一次困境中突圍。

這世間，沒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風順的，逆境就像人生路上的荊棘，要麼被它劃傷，止步不前；要麼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徐希帽女士的人生，就是一部在逆境中抗爭、在抗爭中成長的史詩。她沒有抱怨命運的不公，沒有沉溺於苦難的沉淪，而是以堅韌為翼，以抗爭為帆，在時代的洪流中，穿越風雨，踏平坎坷，從“黑五類”子弟，成長為橫跨多領域的藝術大家；從被剝奪求學資格，到深耕文藝、

筆耕不輟；從舞臺上的綻放光芒，到畫作中的從容灑脫，她用一生證明，出身無法決定命運，逆境無法磨滅光芒，唯有敢於抗爭、堅守初心，才能在人生的逆旅中，走出屬於自己的輝煌。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們或許不會經歷徐女士那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卻也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與困境。或許是前路迷茫的彷徨，或許是努力無果的沮喪，或許是不被理解的孤獨。但徐女士的故事告訴我們，苦難從來不是人生的終點，而是成長的起點；逆境從來不是命運的宣判，而是奮鬥的契機。

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從未經歷苦難，而是經歷苦難之後，依然選擇堅守與抗爭；真正的輝煌，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而是在逆旅中奮力拼搏，把苦難熬成勳章，把挫折釀成力量。願我們都能如徐希帽女士一樣，擁有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勇氣，擁有堅守初心、永不言棄的韌勁，在人生的逆旅中，不畏風雨，勇往直前，縱使前路佈滿荊棘，也能披荊斬棘，活成自己的精彩，綻放自己的光芒。

（本文作者朱玉華為悉尼詩詞協會理事。）

朱玉華

### 悉尼詩詞協會2026年四月文化論壇

主講題目：《計程車裏的故事與文學表達》

主講人：張立雄，1961年生於上海，1983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做過教師並其他文化工作。1990年赴澳留學，定居後安身於各領域體力勞動，但立命於哲學、歷史，尤研猶太史。多次去上海開猶太史講座。其散文集獲2024年“澳洲南溟基金會”出版資助。

內容提要：作者開計程車近二十年，將見聞寫成二十餘萬字散文，其中二十餘篇刊於《新民晚報》等，三篇被《讀者》轉載。2024年獲澳洲“南溟文學基金會”資助，2026年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1000次停靠、10000種人生》。本講座將講解故事特點及澳洲見聞，並分享創作心得。

時間：2026年4月22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

地址：詩會活動中心（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課程全部免費，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加。